

紀文達公遺集

第二函
下
函十一冊

父達公遺集卷第十六

孫樹馨編輯

墓誌銘 祭文

兵部尚書金文簡公合葬墓誌銘

嘉慶庚申正月九日兵部尚書金公卒於官遺疏上
聞

皇帝敕諭禮官曰兵部尚書金士松在內廷行走有年
襄理部務勤慎供職今聞溘逝殊爲軫惜所有應得卹
典著該部察例具奏時昀方掌禮曹具奏祭葬如例而
以易名之典請蒙

賜諡曰文簡一時推爲儒者之榮而惜公年僅七十有一不待躋台輔昀謂公性故恬靜起家寒素仕宦四十年出入

禁闥以

恩榮終始公固可以無憾矣

皇帝未登

大寶以前於諸臣之賢否真僞無不夙知

親政以來老臣殂謝者非一有飾終弗議者矣有得蒙賜卹而諡典弗具者矣

聖人之心鑑空衡平各因所自爲而各予以所應得苟

非數十年來見其從容之啓沃與夙夜之勤勞先有深契

宸衷者又豈能遽荷

寵光哉據昀所知公以乾隆丙子舉於鄉庚戌成進士入詞館散館高等授編修卽爲

國史館總纂猶以掌院觀文恭公之賞識也迨戊子御試翰林擢侍讀己丑充會試同考官已簡在帝心矣俄

召入

內廷繕寫金經遂受特達之

知辛卯署

日講起居注官充福建正考官卽提督廣東學政甲午
遷左庶子報滿還京途次遷侍講學士乙未正月復
命卽入直

南書房實授

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學士充武會試副總裁丙申疊
遷少詹事詹事充

文淵閣直閣事戊戌充四庫全書館總閱官又充武會
試正總裁己亥丁本生母艱歸庚子迎

變紅花埠卽奉

命還京仍直

南書房旋提督順天學政公以舊曾寄籍辭

詔勿迴避蓋信公深也是秋當更代學政仍留任辛丑
遷內閣學士壬寅遷禮部侍郎癸卯再留順天學政乙
巳公年甫五十有七

特命入千叟宴又官階二品而

賞賚同一品是年調兵部侍郎公忽得末疾乞解任不
許仍

溫詔存問丙午病痊調吏部侍郎己酉學政報滿充
經筵講官辛亥充

武英殿總裁壬子充浙江正考官乙卯充江西正考官
未出闈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嘉慶丙辰充會試副總裁
遷禮部尚書又充

玉牒館副總裁丁巳調兵部尚書計公通籍至是凡三
十九年

殊恩異數多逾常格以

高宗純皇帝之甄別人材愼惜名器而獨厚於公如是
也迨

皇帝親政以後念公年已七旬免

內廷之日直而

上方珍品

頒賚如故併

賜紫禁城騎馬庚申正月扈從

謁

裕陵公於路嬰疾

特遣醫官診視蓋兩年之內

恩禮勿替仍如

高宗純皇帝時也恭讀

御賜碑文有曰學有淵源才爲梁棟文章兼乎政事獻
納繼以論思

諭祭文有曰冲和賦性醇謹禔躬通經術以起家富文章而報國一字之

褒榮於華袞是卽千秋之定論矣公字亭立號聽濤世居吳江曾祖諱坤元考職州同曾祖母張氏周氏祖諱國英揀選縣丞祖母吳氏父諱瀾母甯氏本生父諱潤縣學生母吳氏三代並以公官左都御史時恭遇

覃恩誥贈一品元配同縣趙氏封一品夫人先公二年卒年六十九公撰家傳稱少同甘苦公薄游四方恒以婦功代子職姑甯太夫人患風痺侍疾四載無懈志事本生姑吳太夫人亦得其歡心相夫課子具遵禮法摒

拙家政內外肅然而待人溫厚純篤始終如一蓋亦賢
矣子三長芝原乾隆己亥舉人官內閣中書舍人協辦
侍讀充

文淵閣檢閱次逢原候補州同次福原幼殤孫八長宗
培一品廕生次宗埈宗垚宗壘宗塿宗基宗塏宗埏辛
酉十月十七日芝原將奉公及趙夫人柩合葬服字圩
新阡乞昀爲銘昀與公交四十餘年義無可諉乃括敘
大畧而系以銘曰

枚馬蜚聲鳳噉太清不汲汲以多營不矯矯以立名身
閱

兩朝均重老成嘉乃靖共歿也哀榮青山萬古識鬱鬱之佳城

兵部尚書劉恪簡公合葬墓誌銘

乾隆乙卯八月兵部尚書劉公卒嘉慶丙辰七月公子澐將奉公柩暨兩夫人合葬持年譜家傳走京師乞余銘余與公初僅相識嗣公官兵部余官禮部每三五日輒相晤於直廬公性質直與余近不善交游不解奢麗亦與余近恒相就對語或並馬出

紫禁城故交公雖日淺而知公心跡特深公卒年七十
三歲仕宦凡三十八年惟庚子官湖北按察使辛丑官

安徽布政使旋調山西癸卯官廣西巡撫甫兩月卽官
直隸計其來往諸省僅僅三年庚戌改官兵部詔乙卯
予告亦僅僅五年其餘則戊寅初授知縣官曲陽癸未
調宛平丙戌官順天府南路同知丁亥調東路辛卯官
永平府知府壬辰官通永道戊戌官天津道旋仍調通
永道辛亥官清河道旋署按察使併總督爲十一任皆
在直隸余世居河間故知公政績亦特詳今誌公墓固
無可辭公諱戡字先資號宜軒系出山西洪洞明中葉
始徙於單縣至公十世矣世有隱德根深實邃慶流後
嗣乃生公卓然爲名臣公溫厚和平不露圭角又天性

伉直疎疎落落似若吏才不足者然起家郡縣周知小民之疾苦與下吏之艱難官宛平時盧溝橋尚氏旅店多陰戕過客沒其財公委曲發其奸西山煤礦多藏匿亡命公偵緝散其黨官南路同知時擒白塔巨盜官湖北按察使時殲川襄劫殺之寇石首孀婦爲兄公謀產誣告久繫自戕邑令諱飾其事公據牘摘發一親鞫卽伏辜官兵部尚書時崇義有以掘冢竊葬官不受理叩閤者公奉

命往勘鞫知冢在深山縣官畏路險未親驗故吏得舞文乃躬歷崎嶇核實劾奏江西父老皆額手稱希有未

嘗不明察果斷也永平濱海之田旗民牙錯疆界不分
互相私墾致訐訟無已時公定以旗產據舊冊民產據
舊糧不及原額者補以閒田溢於原額者則召民認墾
塵案數百不一載皆廓清灤河遷徙不常兩岸之田東
圯西漲牒訴紛然公定以康熙中舊河之椿誌不得以
新河隔岸爲詞訟端立息山西私鹽壅官引商力與民
食官課並絀乃擇富室以充商吏緣爲奸破家者衆公
爲布政使時請於巡撫擬歸鹽課於地丁雖格不行然
乾隆壬子繼事者卒如公議北河漕運歲僱剝船民以
多累不肯應則改爲僉派弊益滋公奏定章程五條一

輪轉以均勞逸一定限以免守候一僱值嚴禁扣剋一
裝卸皆用官斛一截留以速回空又議造官船一千五
百以蘇物力至今爲永利任縣大陸澤黃河故道也數
千載積淤成上腴盜耕者衆訐訟者亦日起公爲簡賢
能之吏經理丈量得良田八百九十餘頃奏請召墾升
科遂爲沃野又慮圯漲不恒或爲民累併奏定官爲歲
勘隨時增減其糧額未嘗不經濟宏遠也至嚴氣正性
稟於天成官直隸時兩以伉直忤上官官湖北按察使
時嘗特劾一巧宦之屬吏殊落落難合然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倚任無所疑

恩榮錫賚至不可殫數或偶以公事獲譴亦皆
曲諒其無他迨老病乞歸

特加太子少保致仕敷歷中外三四十載以功名始終
豈非以忠誠蒙

鑒察以正直邀

器重哉沒而

賜諡命曰恪簡恪肖其敬慎簡肖其不苟不濫知大體
也公之生平

聖言定之矣千載以後豈能易一詞哉公元配王夫人
早逝內行無徵繼配樊夫人少公一歲先公六月卒嫺

於禮法事姑至孝處娣姒至和撫孤甥如己出雖久富貴而勤儉如寒素膠西張維祺嘗爲作家傳敘述頗詳傳又稱公凡七子幼子濬公七十歲時側室許氏所生其六子則皆夫人出長潤與第四子涪恒隨侍公次源理家政次灃官淮安府知府次淇治經生業次滌舉人六子各任其才雖公之教亦夫人佐成之蓋紀其實云銘曰

德政鐫碑繁詞日盛是是非非蓋棺乃定我銘公阡可質諸畿輔之百姓

都察院左都御史杏浦李公合葬墓誌銘